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流多情种子
和平民主战士

CHARLES · CHAPLIN

卓别林

他是使整个时代为之倾倒
前仰后合的景中之那天
才艺术家
爱情、人性、幽默是他
艺术上的最佳主题富有
意义的主题



第十五章 人间喜剧

他重返英国，不到三天，就收到了七万三千多封来信，其中二万八千封是向大慈大悲的卓别林先生借钱的；六百九十个人跟他攀亲；九个女人声称是他的母亲；近七百人说是他的叔伯、姑婶和兄弟；七千多封是姑娘的求爱信，内附约会地址和精心准备的，搔首弄姿、自以为美的照片。卓别林把这些求爱信和照片都扔到泰晤士河里去了。他说：“这真是一场喜剧，可比我演的滑稽热闹多啦！”

卓别林从洛杉矶起程，先到了纽约，在从纽约起程的前一天晚上，他在爱丽舍设宴招待朋友，请了四十多位客人，其中有玛丽·毕克复，道格拉斯·范明克和梅特林克夫人。

他们在席后玩起了猜字游戏。

猜字游戏是西方许多国家常常玩的游戏，多在晚饭，亲朋好友多的时候。首先选一个做迷底的字，由几个客人客串几幕很短的表演，先分别将这个字的几个音节作为表演的中心题目，再将整个字作为中心题目，而其余的客人就根据表演来猜这是什么字？

道格拉斯·范明克和玛丽·毕克复演第一幕。道格拉斯·范明克扮一个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在车票上轧了一个洞。然后递给玛丽·毕克复。表演以字的第二个音节为中心题目时，他们打着手势做了一个拯救落水的动作，玛丽·毕克复高声呼救，道格拉斯·范明克游了过去，然后将她安全地送到岸上。

大家看完了表演，立即都喊了“范明克”。

Fairbanks(范明克)的第一个音节 Fair 与 faie(车票)近似，第二个音节 banks 的意思是河岸。

这天晚上大家都非常高兴，后来，梅特林克夫人和卓别林串演《茶花女》里死刑的一场。梅特林克夫人扮茶花女，卓别林扮亚猛。当她在卓别林怀里垂死的时候，忽然咳嗽起来，起先咳得较轻，后来越咳越重，她的咳嗽有传染性，卓别林竟然也咳嗽起来，这一来，就好像他们两个人在进行咳嗽比赛似的。众人都没有笑，最后垂死的不是茶花女梅特林克夫人，而是亚猛卓别林似乎死在茶花女梅特林克夫人的怀里。

第二早晨，卓别林几乎睡过了站，好不容易才把他唤醒了。他起来洗了个澡，而且又是去他早已盼望的英国，所以过去的什么烦恼、忧郁全一扫而空。

卓别林乘的船与他第二次来美国一样仍是“奥林匹克”号，与他同船去英国的还有他的朋友剧作家、电影脚本作家，曾经写过《牧神》和《命运》的爱德华·诺布洛克。

一大群新闻记者登上了船。卓别林担心，怕他们留下来。他是不愿意和这些新闻记者作伴的。还好，后来只留下两个，其余的全随着领港的一齐走了。

最后，舱里只剩下卓别林一个人了，四面摆满了朋友们送来的一篮篮鲜花和水果。他离开英国到现在已经是十年了，上次——也就是他第二次来美国，与卡诺剧团的同事们坐的就是这条船。那

时，他们坐的是二等舱。他还记得，当时船上的侍者曾经领着他们在头等舱里匆匆地兜了一圈，让他们走马观花似地见识了一下另一半乘客们的生活。当时，侍者还谈到那些一等舱里的布置有多么豪华，收的费用又是多么昂贵，可是，他现在就是一个人占了这样一个房舱去英国，这一来一往，事隔十年，人生就有这么大的变化。生活就有这样的不同。他已不再是豪华船舱的看客，已成为占有者。他自己在想，我从前在伦敦的时候，自己仅是兰贝斯一个在困苦中挣扎的，默默无闻的青年，每日里为了求得温饱在奋斗，今天，已经成名致富，仿佛此次是去伦敦观光旅游的。

出海后，仅过了几个小时，卓别林已感觉到英国的气氛。每天晚上他和爱德华·诺布洛克不去大餐厅用饭，而是在里茨酒馆吃饭。那里的酒菜都是任意点叫的，有香槟、鱼子酱、鸭肉末、松鸡和野鸡、葡萄酒、卤肉干、小烤饼等。他的空闲时间多的很，于是他每天晚上都喜欢无聊地自己打扮一番，还打起了黑领带，过着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时，卓别林感到了有钱的快乐，他想，钱既是万恶之源，而它又是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当初，在伦敦的时候，为了几个先令，母亲日以继夜的去缝制那些衣服。他还记得，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去赌赛马、赢了五先令，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胡尔和金西——泰勒开的诊所里当侍应生兼做清洁工以及在斯特雷克尔文印刷厂里当童工，每星期都只挣十二先令。那时候，别说是住这样的房舱，想都没有想过，做梦也不会梦见的。那时候，只有一个希望——有饭吃——不饿肚子。

卓别林一时间感慨万千。

卓别林原以为离开了喧嚣的纽约，在船上总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有了尘世的烦扰，哪知，他轻松不成。

在“奥林匹克”号的布告板上公布了他去伦敦的消息。就在他坐的船横渡大西洋的途中，邀请和求事的电报象雪片一样由船上

的电报生送到他的桌上,而且后来是越来越多了。政府机关的,社会团体、个人的都有。看样子,卓别林的观众对欢迎他的狂热程度好象正在酝酿成为一场风暴。

“奥林匹克”号启航了,将渡过英吉利海峡开赴英国的南安普敦。

在南安普敦码头上,卓别林受到南安普敦市长的热烈欢迎。尽管是在早晨,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来瞻仰卓别林的风采,想看他一眼。

卓别林没有时间去多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的说:“谢谢!”、“谢谢!”

尽管是在早晨,还有人送来了鲜花——那大概是前一天预备好了的。

卓别林匆匆的上了火车。火车开出了车站,终于向伦敦进发了。

海蒂·凯莉的哥哥阿瑟·凯利来到了卓别林的包房。

他们并坐在一块儿,卓别林一面看着外面的绿色视野在向后面旋转,一面找一些话和阿瑟交谈。

“我收到了海蒂的一封信,她邀我到波特曼广场她的家里吃饭。”

阿瑟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一下卓别林,样子好象有些发窘。

“你知道吗?海蒂已经去世了。”

卓别林大为震惊,海蒂是他此次英国之行唯一的要去会晤的故人。

但是,当时他还不能充分体会到这件事的悲哀,一时间,太多的往事却涌上心头,他以为是在梦中,那个一再说:“我不知道”的小姑娘,那个说“我喜欢你”的小姑娘,那侧幕后面的笑容,那双眼睛、那苗条的身材,那张端正的鹅蛋形脸……

火车已进入伦敦市郊。卓别林急切地向窗外眺望，但怎么也认不出掠过去的那些街道，他又是激动又是担心，战后的伦敦也许面目全非了吧。

他更加激动了，仿佛心中已经没有思念，只有期望。可期望的又是什么呢？他心绪烦乱。他无法思考，他只是漠然的望着伦敦的那些屋顶，但那并不代表现实世界。一切都是期望。

大概所有的游子，在远离故乡又久未归来，一旦归来，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吧。

最后，他们乘坐的火车开进了可以听见嗡嗡回声的火车站——滑铁卢车站到了。

卓别林走下火车，首先看见站台尽头挤满了被绳子拦住了人，还有一排排的警察。闹闹哄哄，一切都显得十分紧张。卓别林太兴奋了，一时间他无法体会其他感受。

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大概都是头面人物，他们与卓别林握手，有女人送上了鲜花，警察一个个都忠于职守，把卓别林及那些头面人物围起来，向站台的一面走去。

卓别林被人拉着，又有警察围着——身前身后，左右两侧全是警察，他感觉这样子好象是被人押送一样。

卓别林不想这样的，他要满足那些热爱他的人，何况这些人也只是想亲眼看看他们的查利。

在汽车里，卓别林对奥布里说：“车一定要走威斯敏斯特桥。”

“你打算住在那儿？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没有给你预订房间。”

奥布里说明原因。

“住里茨旅馆。”

卓别林之所以选定里茨旅馆，也有点原因。因为这所高级旅馆落成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每次从这里门口走过时，总要向里面瞥一眼里边的金壁辉煌，那以后，他很想知道那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

子，这次住进去，可谓宿愿先遂了。

“小轿车经过约克路，卓别林仔细看，那些旧房屋已不见了，原先旧房屋的原地上建造起了一座新大厦。

“这个大厦……。”

“那是伦敦会议大厦。”奥布里告诉卓别林。

小轿车一拐进约克路，威斯敏斯特大桥立即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到那桥像是云层射出的阳光一样。它完全和以前一样，庄严的议会大厦仍然矗立在那里，它仿佛是永恒的。整个情景与他离开伦敦时完全一样。

卓别林几乎要哭出来了。

卓别林到达旅馆，由于是临时定的地方，所以里茨旅馆外面没有人，但是，他进了旅馆不久外面已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不能辜负大伙对他的好意，他到了旅馆外面，对大家作了简短的演说。

人群仍是不断地欢呼。

后来，他在旅馆里把一切都安顿好了，打算一个人单独出去，但是成群的人仍聚集在外面，不断地高声欢呼，他不由得走到阳台上去，对着大家简短地说了几句客气话。

哪知，外面的人群散去了一帮又来一帮，卓别林不得出去与大家见面，如是者四五次。

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令卓别林万分感动，他体会到，他只不过是给大家拍了几部电影，就受到大家这样的爱戴，这心情难以表达。

他的房间里则坐满了他的朋友，但是，此时此刻，他无心 and 这些朋友拉家常，他只想一个人出去，但是，他又不能下逐客令，只好找了个借口。

“我昨晚一夜未睡，我太激动了，此刻眼皮老打架，我打算小睡一个小时，咱们晚餐时再谈如何？”

这些朋友见卓别林这样说，只好慢慢腾腾地走了。

卓别林的朋友们刚一走开，他就连忙换了衣服，乘了那运行的旧电梯，悄悄地从后门走出来。那样子很好笑，就象是一个被人缉捕的犯人。

他出了门，沿着杰明街一路走过去，雇了一辆出租汽车，经过干草市场，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再沿着国会街驶过威斯敏特斯大桥。

汽车拐了个弯，肯宁顿路终于到了！看见了，他看见了，就是那条路，一点儿也没改变，威斯敏斯特桥拐角那儿，还是那座救主堂，布鲁克街拐角那儿还是那个巨盅酒店。

他让车夫在波纳尔弄三号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下。他走出了汽车，向他幼年时住过的那所房子走过去时，觉得心里十分地平静，他在房子面前站了一会儿，仔细打量着这房子的周围的一切。波纳尔弄三号就在这儿，他仍是老样子，似乎没变，他突然有了点感觉，感到它就象一具枯瘦的老骷髅。他抬起头，看最上面的一层的两房屋窗子，是的，就是那两扇窗子，此时紧紧的闭着，似乎它们不肯透露出一一点全面的秘密，对他这个来访问它的人又似乎无动于衷。

他不能忘记？——永远也不可能忘记，就是在这两扇窗子里面，母亲曾坐在窗前，也曾对他讲着下面路上的每一个故事，也就是在这两扇窗里面，母亲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最后发了疯。

“那天下午你们给我吃点东西就好了。”母亲说过的这句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苦难的日子，他那苦难的童年。

他伫立着。

最后，几个小孩子围过来，他只好走开了。

他走到肯宁顿路后边，也就是他从前帮那些劈柴人干活的马房巷那儿，但是，那些马房已经被一堵砖墙砌起来了，那些劈柴人也不见了。

后来，他走到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也就是他和西德尼曾经同他们的父亲，露易丝和他们的小儿子住的那幢房子前。他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二楼的窗子。他在心里说，这些窗子以及室内的一切，对我童年中那些困苦的日子是十分熟悉的，而现在它们却又显得那么超然物外，又是那么宁静而又神秘。

后来，他走到了肯宁顿公园，经过了那家邮局，从前，他曾在那家邮局存了六十镑钱，那是他在1908年以后省吃俭用攒下的，至今仍然存在那里。

肯宁顿公园，虽然他已经十年没过来了，一切仍是老样子，里边仍是一片迷人的翠绿。

后来，他又走到了肯宁顿门，这里是他和海蒂第一次约会见面的地方。他在那伫立了一会儿，他在想什么？想起了他对那个丑姑娘的误会？想起了她来时候的打扮？他想起来了，海蒂说的第一句话是：“瞧！我来了。”那么自己是怎么说的？想起来了，是说“咱们叫辆车吧。”可是，海蒂不在了，这是她的哥哥阿瑟亲口说的。

卓别林思绪万千。他抬起头，看见一辆电车停下了，有几个人上了车，却没有人走下来。当年海蒂就是在电车上走下来的，也许就是这辆电车吧？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换回来了。

后来，他又走到布里克斯顿路，去看格伦肯大厦十五号，他和西德尼布置过的那套房间。这时候，他的感情已经是发泄殆尽，只剩下好奇心了。

在归途中，他在号角酒馆里休息了一会儿，喝了一杯酒。这个酒馆从前生意兴隆的时候陈设得很华丽、红木柜台，擦得闪亮，挂着光洁的镜子，设有弹子房。在那间大厅里，一些戏剧界的朋友，曾为他的父亲举行过最后一次义演。现在，号角酒馆比以前稍显陈旧，但里面的陈设还是完整的。

他走出了号角酒馆，不远处就是肯宁顿路郡议会学校，他曾在那里读了两年书。他望了望学校里边那个运动场，四周添造了房子，它那片灰色的柏油地缩小了许多。

他在肯宁顿区四下漫步，只觉得从前在那里所遭到的一切象是一场幻梦，而后来在美国经历的那些事情才是活生生的现实。同时，他又产生了一点儿不安，心想这些穷人感到亲切的街道，会不会仍有一种魅力，能使他卓别林重新又陷入绝望的困境中呢？

卓别林到了伦敦，他想要获得一些新的经验，看到一些新的面孔。他想要利用一下他的名气。当时，他还有一个约会，那就是会看 H·G·威尔斯。以后，他就可以作一些自由安排了，于是，他希望会见另一些人。

爱德华·诺布洛克告诉他：

“我已经安排好，在加里克俱乐部设宴招待你。”

“都是一些演员、画家、作家。”卓别林开玩笑地说：“可是，那个不大公开的英国上流社会，乡间别墅里举行的宴会，宅门留客小住的应酬，我至今还不曾被邀请参加过呢？”

他这样说并不是追求势利，只是想开开眼界，他要亲眼看一看贵族生活中那个更有趣的小圈子，。

加里克俱乐部成立于 1831 年，原为演剧而设，后来成为文人和艺术家的聚会之所。

加里克俱乐部里，油画和深色的橡木墙构成了明暗相衬的装饰，那是一个光线朦胧，气氛宁谧的地方。

卓别林在这里会见了苏格兰剧作家詹姆斯·巴里爵士，英国作家，文艺批评家 E·V·卢卡斯，美国剧作家沃尔特·哈克特，英国雕塑家乔治·詹姆斯·斯兰普顿，还有英国建筑师，画家埃德温·L·勒琴斯和英国作家、戏院经理，演员斯夸尔·班克罗夫特

爵士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

在这次宴会上虽然很沉闷,但是,那些名人给予卓别林很高的评价,使他非常感动。

那天的宴会开得并不十分成功。按常理说,这么多的名人集会时,必须创造一种亲切舒适的气氛,但是,由于那天的主要客人是一个新成名的暴发户,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在餐后发表讲话,也许就是因为缺少了这样一个节目,所以就很难形成这种气氛。雕塑家斯兰普顿在席上竭力使他的谈话听来轻松有趣,但这并不能使阴暗的加里克俱乐部发出奇光异彩,因为其他的人只顾吃他们清煮火腿和糖浆布丁。

卓别林第一次招待英国报界时,无意中说了一句:我这次回国重访在英国度过童年的那些地方,还要再尝尝清炖鳕鱼和糖浆布丁。这一来,大家都请他吃糖浆布丁,在加里克俱乐部里,在里茨饭店,在H·G·威尔斯家里,甚至在菲利普·沙逊爵士豪华的宴会上,最后一道甜点都是糖浆布丁。

不久,宴会散了,爱德华·诺布洛克悄悄告诉他:

“詹姆斯·巴里爵士邀请我们去阿德菲弄他的寓所里喝茶。”

巴里的寓所象个画室,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向外面望去是景色幽美的泰晤士河。屋子当中装了一个圆火炉,烟囱管一直伸到了天花板。他把卓别林他们领到窗口。从窗子里望出去,下面是一条狭窄的小弄,对面是另一扇窗子。

“那是肖(伯纳)的卧室。”

巴里爵士一口苏格兰口音顽皮地说:“我有时候看见那里面灯光亮着,就对着那扇窗扔几粒樱桃核或者李子核。如果高兴谈话,他就会推开窗子,两个人随便扯上几句,如果无意谈话,他就不理睬我。或者扭熄了灯。我一般是扔三次,就不再扔了。”

派拉蒙影片公司准备在好莱坞拍摄《潘彼得》。他这时对巴里

说。

“《潘彼得》拍成了电影，甚至会比戏更受欢迎。”

“是的，电影比戏更能表现神仙人物的环境来。我要安排一个场面，让温迪把一些仙人扫进一棵空心的树干里。”

“很妙。”卓别林赞成。

《潘彼得》是詹姆斯·巴里写的一出神话故事剧，戏中的神仙人物潘彼得与凡间的姑娘恋爱。

巴里象忽然想起，他问卓别林

“你为什么要在《寻子遇仙记》里插进了做梦的那一段？它打断了整个故事的连贯性。”

“那是因为我受了《吻一吻灰姑娘》的影响。”

卓别林坦率的回答。

《吻一吻灰姑娘》是詹姆斯·巴里写的一部三幕剧。

第二天，爱德华·诺布洛克和卓别林一起出去买东西，后来，他提议去访问肖伯纳(Snow)。

“你和他约会了吗？”

“没有，咱们可以随便撞进去看看。”

于是二人来到了阿德菲弄。

四点钟，爱德华按门铃，二人正等着的时候，卓别林突然感到了有些害怕见肖伯纳，他说。

“咱们还是下次再来吧。”他说完就向街上跑去。

爱德华追上他，但是，无论爱德华怎么劝说，卓别林就是不动心。直到1931年，他有机会见到了肖伯纳。

第二天早晨，卓别林被起居室里的电话铃声惊醒，接着，他就听见他从美国带来的秘书清脆的声音：“哪一位……是威尔士亲王呀！”

当时，爱德华恰巧在那儿，他一向是自称娴熟礼仪的，于是，他

接过了电话，又听见他的声音：“喂，哦，是啦。今儿晚上吗？谢谢您。”

爱德华放下电话……兴奋地向卓别林的秘书宣布，威尔士亲王请卓别林先生哪天晚上赴宴。接着他就往卓别林的卧室跑去。

“这会儿别去吵醒他。”

卓别林的秘书对爱德华说。

“我的天哪，朋友，是威尔士亲王呀！”爱德华恼火地说。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讲其英国的礼节。

过了一会儿，卓别林听见了他的卧室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他就假装是刚醒。爱德华进来，抑制着他的激动情绪，装出了冷淡的神气告诉卓别林。

“今儿晚上你一定不可以有其他的约会，威尔士亲王请你赴宴。”

卓别林也对他装出冷淡的神气。

“这件事可有点叫人为难了。我早已约好，今晚赴H·G·威尔斯的宴会了。这可叫我……。”

卓别林还没有说完，他打断了卓别林的话，庄严的说：

“不论是威尔斯还是哈尔斯，一律打退。你要知道这是威尔士亲王的邀请呀，这是千金也买不来的光荣。”

其实，卓别林也很激动，想到要进白金汉宫，又是与亲王共同进餐，这……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是第六感官吧。

“爱德华，我想这一定是有人在跟咱们开玩笑。”

卓别林要仍平静地说。

“我昨儿晚上刚在报上看到，亲王在苏格兰打猎。”

爱德华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气。

“要不，我还是打个电话到宫里去问问清楚吧。”

爱德华再次回来时，脸上带着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神情，毫无

表情地说：“可不是，他还在苏格兰。”

那天早晨，卓别林听说他以前在基斯顿影片公司的同事，阿巴克尔胖子以杀人罪被控告，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对阿巴克尔有很深的了解。

当一些新闻记者来找卓别林，请他就此事发表意见。

“这一定是无中生有。我非常了解阿巴克尔，他是一个性格柔和而又懒散的人，他是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这样的人怎么会杀人呢。”

最后，果然阿巴克尔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这样一来他的事业被毁了，虽然在公众中恢复了名誉，但是这次严重的打击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影响，过了大约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那天下午，卓别林要到奥斯瓦德·斯托尔戏院的办公室里去会见 H·G·威尔斯，他们约好了看一部根据威尔斯写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

卓别林下榻的里茨旅馆已成了人们的聚焦点。除了各报刊的新闻记者，还有演戏的、演电影的演员、导演、画家、小说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就是一般的伦敦市民一些还没有亲眼见过卓别林一面的人，也想亲自来看一眼这位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天才艺术家。

里茨旅馆的大门出入的人不断，但更多的还是信件、邮局的绿衣使者成了卓别林的专差，每天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送来给卓别林的信件。

说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卓别林竟然收到了七万三千多封来信，他只有一个秘书，不用说读信，就是拆都来不及。

卓别林不是个无情的人，他对这些来信不能置之不理。

“请你费心跑一趟，给我请几位打字员来。”

卓别林对表兄奥布里说。

“要请几位？”

奥布里问道。

“六七位吧。”

“为啥要请那么多打字员？”

奥布里有些吃惊地问道。

“你要打什么东西？是剧本吗？”

卓别林笑了笑，道：

“此时哪还有工夫去写剧本？我是要他们帮我整理信件呀。”

“整理信件？”奥布里又是一惊。“有多少信件要用六七个人？”

“多少还说不清，你去秘书那里一看就明白了。”

卓别林笑道。

“我在伦敦长到二十多岁，除了在西德尼到船上工作以后给我写过信，从来还没收到过别人的信，这一次，一下了就来了那么多。”

“能有多少封呢？”

奥布里打破砂锅问(纹)到底。

“秘书已无法统计，大约总有 12 万封吧。”

卓别林估摸着说。

“几万封？”奥布里又是一惊。

“走！我倒要去见识一番。”

卓别林陪着奥布里到秘书房间里去看那些信件。

嘿！真多的很。秘书的房间里已堆满了信件，室内已无法令人下足，因为信件就堆放在地板上，一间一大室，到处全让信件占满了，信封的颜色不一，大小不一，倒是花花绿绿的好看。

秘书正在将那些信件一摞一摞的在摞着。

卓别林与奥布里因室内无法站——如果不站在信件上的话，只能在门外边从门往里看。

秘书听到开门声，扭头看了看来的人，对着卓别林与奥布里苦笑了笑，又去整理信件。

“奇迹。”奥布里笑道：“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未见过有一个人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会收到这么多的信件，甚至也没人说起过。历史上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有的。奇迹。真是奇迹！”

第二天。

奥布里给卓别林雇佣了七个打字员小姐，来帮助秘书拆这些信件。

卓别林又租用了两间大客房，来供七位小姐拆阅信件用。

按照卓别林的指示，秘书与七位打字员小姐拆阅，登记，分类。八个人忙了十几天，才将这些信件整理出个头绪来。

到理清那天为止——因为信件还是不断的寄来，共收到信件七万三千一百六十六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影迷写信的恭贺，赞颂类信件。第二类是向卓别林借钱的信件，共有二万八千三百七十一封，借钱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了；有的自称年老多病，无钱生活的，有自称手无分文而无法婚嫁，有自称勤奋好学无力求学的，有自称病魔缠身而无钱医治的，有自称生意赔本无力偿债的……。五花八门。卓别林曾随意看了一封借钱的信，信是一个自称兰贝斯贫民习艺所的学员写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尊敬的大慈大悲的富有的卓别林先生大鉴：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所令每一个人都宁愿生活的贫民习艺所里。卓别林先生，您是过来人，一定知道这里的“苦楚”。这里不是儿童乐园，而是一个魔窟……

卓别林先生，您是我的上帝，请您大发慈悲，也只有您才有能力将我这苦难的孩子从魔窟中救出去，您是我

的救星，请您发发善心吧，让我脱离苦海，也只能您才能发这个善心，因为您曾在贫民习艺所生活过，能体验到这里的日子是多么难熬……

我的要求并不高，您只要寄给我一百英镑就可以了。这对您来说，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可是，这一百英镑就挽救了一个小的生命。

我想，慈悲的卓别林先生，您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

第三类是一些小姐女士们向卓别林求爱的信，这类信件竟达到三千四百二十七封之多。其中有许多附上了自己的照片，秘书及请来的打字员小姐，皆一一将照片贴在信件的空白处。

卓别林随意看了几张照片。嘿，真别说，他看过的几张照片，都是很漂亮的女郎，不过一个个搔首弄姿，摆出了可能是自以为美的姿式。不过，在卓别林看来，那样的故作“美”姿，反倒破坏了原来她那美的容貌，他自言自语地说：“姿式反倒破坏了她的美，可惜。”

卓别林看了一下分类登记表格，有的写上了约会的地点与时间。

第四类信件是亲属来信。共有六百九十封。卓别林先看了一下表格。亲戚可全了，有九封竟是“母亲”的信。

卓别林自己也笑了。自己的母亲已安居在洛杉矶，不料在伦敦又有了几个“母亲”，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了。他倒想看看这几位冒充母亲的是何许人？他随后拿起一封，信中写道：

妈妈的宝贝查利：

你回到伦敦来，应该先来看望你的母亲我。你忙过一切应酬之后就来吧，妈妈在等着你。

查利，你出名了，发财了，总不致于忘了生身之母吧。你应该记得你那苦难的童年，妈妈把你带大是多么的不容易。